

青灯有味忆儿时

王充闾 著



『少年子弟江湖老。』

六七十年过去了，

无论我走到哪里，

那繁英满树的马缨花，

那屋檐下空灵、清脆的风铃声，

仿佛时时飘动在眼前，

回响在耳际。

马缨——风铃，

风铃——马缨，

永远守候着我的童心。

青灯有味忆儿时

王充闾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青灯有味忆儿时 / 王充闾著. —北京: 现代出版社, 2016.4

ISBN 978-7-5143-4643-5

I. ①青… II. ①王…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53176号

青灯有味忆儿时

作 者 王充闾

责任编辑 曾雪梅

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通讯地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504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电 话 010-64267325 64245264 (传真)

网 址 www.1980xd.com

电子邮箱 xiandai@vip.sina.com

印 刷 三河市国新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7

版 次 2016年6月第1版 2016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43-4643-5

定 价 39.8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

题 记

追忆，是对于遥远故园的心灵履约以及对久违童心的痴情呼唤，是瞻念昔日芳华、重新感受年轻的斜阳系统。毕竟，那里沉埋了太多的情事，还有无边的畅想。梦魂萦绕其间，往往会在不经意间，隔着时间的帷幕，谛听到厚土层下面的私语和慨叹。

时光的飞逝，带走了生命，也卷走了梦。而“飞去的梦因为飞去的缘故，一例是甜蜜蜜而又酸溜溜的”（朱自清语），这样，在展现飞逝的生命流程中，在感受几许甜美、温馨的同时，难免会带上某种淡淡的流连、丝丝的怅惋，夹杂着一些苍凉的况味。早在一千多年前，玉溪生就已慨乎言之：“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当时即已惘然，更不要说事后追忆了。

追忆本身，以“曾在”为前提。“曾在”含有二义：一为“曾”，曾经即是过往，逝水流光，当下不再，包括其时的特定环境与般般情事；一为“在”，历史真实属于客观存在，不以人的忆念与述说为转移。当然，由于往事已如飞鸟般振翮远逝，遗下的忆念，宛如一个个空巢挂在那里，留待指认与评说。难以避免的是，在

时空变换的条件下，随着主观意识的介入，有些细节和心理活动，总会有新的整合、加工，以及对于过往情事的重新诠释。

说到童年，我记起了哲学家罗素的一句话：“富有才华的个人发展，需要有一个对他们来说几乎没有任何强求一致的压力童年时代。”予性鲁拙，谈不上“富有才华”，但幸运的是曾经拥有一个有利于个性发展的童年时代。一方面，整个童年镶嵌在大自然里，贴近泥土，可以尽情游玩，充分培植着童趣、童心，而且，由于没有背负着父母不切实际的过高过强的期望，基本上能做到自己扮演自己，做自己的梦，干自己的事；另一方面，特殊的环境与条件使我在童稚时期有机会系统地接受了传统国学教育，成为一个道地的读书种子。《青灯有味忆儿时》中，这些刻印着橙色乡梦的追忆文字，再现了当日苦练“童子功”的诸般印迹，飞扬着少小年华鲜活生命的灵魂跃动，附着着也展示出彼时彼地的种种文化背景。

人们常说，追忆是老年人特有的专利。其实，作为人生独有的财富，它何尝不会带给各个年龄段的人特别是广大少年读者一些情趣与启示呢！

王充闾

2015年岁杪

目 录

记得青山这一边·····	001
老三股·····	007
狐狸岗子·····	012
泥土世界·····	018
小蔓头儿·····	023
游戏·····	028
母亲·····	034
姥家门口唱大戏·····	039
沙山·····	044
童年镶嵌在大自然里·····	051
货郎担·····	058
父亲·····	063
老哥俩·····	068
刘老先生·····	073
童子功·····	079
魔怔叔·····	088
博物学家·····	094

嘎子哥·····	099
子弟书下酒·····	105
草根诗人·····	111
马缨花·····	118
嫂嫂·····	126
最后一块碗花糕·····	133
哭灵·····	138
西厢里的房客·····	143
猎鹰·····	147
土特产·····	153
绂子·····	158
押会·····	162
文化性格·····	168
花云·····	173
小好姐·····	179
绿窗人去远·····	184
淘书·····	190
应试·····	194
望·····	199
新天地·····	205
年少春衫薄·····	212

记得青山这一边

人，悄没声地，来到了这个世上，尔后，不知不觉，就长大了，就老了。

老了，往往喜欢回忆小时候的事情。而童年心态、童年感受、童年视角，向来都是有情趣、有味道的。

一份资料里记载，齐白石老人九十二岁时，画过一幅忆旧之作《牧牛图》。画面上，一个总角儿童身上系着一个铜铃，手里牵着一头牛；牛似乎不太听话，小儿便使劲拉拽它，神情跃然纸上。旁边题写一首七绝：

祖母闻铃心始欢，

也曾总角牧牛还。

儿孙照样耕春雨，

老对犁锄汗满颜。

并附一注：“予幼时牧牛，身佩一铃，祖母闻铃声，遂不复

倚门矣。”

一画、一诗、一注，灼灼真情，宛然可见。

其实，小时候的事情，未必就都那么美好，那么值得回忆、值得流连眷恋，无非是那时候岁数小，少年情事，如梦如烟，罩上一层半是实在、半是虚幻的诗意形态；加之，人在髫龄，既不会有过来人失路、迷途的悲哀与愧悔，又具有人生取向、道路抉择的广阔空间，一切都可以从头做起，因而总是散发着无穷的魅力；又兼记忆是一种微妙而奇异的东西，许多人和事，“当时只道是寻常”，可是，经过岁月洪流的反复淘洗，在神思迷雾的氤氲中，它们会得到醇化，有所升华，好似深埋于地下的周鼎商彝，一经发掘出来，那些青铜器皿便会以土花斑驳的神奇色彩，令人刮目相看。——这大概缘于回思既往具有选择、过滤、补偿的心理功能，它能够把已经远哉遥遥的凄苦的、愁烦的境况，转化为杂着丝丝怅惋的甜蜜蜜的追怀；能够把轻抛虚掷、挥霍掉了的青春，重新寻觅回来，予以抚慰与救赎。这样，人们就会拥有那种品尝存贮了几十上百年的陈年旧酿的感觉，在一种温馨、恬静的心境里，向着如电、如雾、如梦、如幻的过往的时空含情睇视。于是，人生的首尾两端，便借助回忆的链条接连起来了。

就此，剑南诗翁说得至为剀切，而且富有概括力：

白发无情侵老境，

青灯有味似儿时。

现在，虽然我还没有登上白石老人、剑南诗翁那样耄耋之年的寿域，但是，童年时节的般般景况，却已经不时地闯入梦中；日长人静，闲坐书斋，也常常会忆起儿时旧事。可能是和个人经历、少时环境有关吧，我的回忆，总是带有一种苍凉的况味和浩渺、迷茫的感觉。这种感觉，常常在夜深人静之时悄然而至。

这时候，仿佛回到了辽河冲积平原上故家的茅屋里。推开后门，扑入眼帘的是笼罩在斜晖脉脉中的苍茫的旷野。梦寐中吟诵出这样一首七绝：

红蓼黄芦接远烟，

一灯幽渺伴髫年。

茫茫旷野家何处？

记得青山这一边。

这里的青山，特指医巫闾山，亦称广宁大山。就大致方向说，我们家恰好位于这座亘古名山的东南，属于内侧，因而称作“这一边”。

岁月匆匆，几十载倏忽飞逝，而望中的流云霞彩、绿野平

畴，却似乎没有太多的变化。叹吾生之须臾，羨大化之无穷。我把视线扫向那几分熟悉、几分亲切而又充满陌生感的村落，想从中辨识出哪怕一点点的当年陈迹。不料，还没等我醒过神儿来，一转身工夫，血红的夕阳便已滚落到青山的背后，天色渐渐地暗了下来。晚归的群鸦从头顶上掠过，呱、呱、呱地叫个不停。“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映衬着横无际涯的芦荡，白杨林发出萧萧的繁响，幽幽地矗立在沉沉的暮霭里。

荒草离离的仄径上，一大一小的两头黄牛，慢条斯理地走过来，后面尾随着一个憨态可掬的小牧童。趁着晚风的摇荡，一支跑了调的村歌，弥散在色彩斑驳的田野里。倘恍迷离中，忽然觉得，那个小牧童原来是我自己，此刻，正悠闲地骑在牛背上，晃晃悠悠地往前走啊，走啊。居然又像是躺在儿时的摇篮里，“摇啊摇，摇过了小板桥”，伴随着母亲哼唱的古老的催眠曲，悠然跌入了梦乡——这无异于博尔赫斯的小说，梦境中的梦境。

蓝天，远树，苍苍莽莽的绿苇丛中，蜿蜒着一条清澈的溪流，叫天子、百灵鸟、黄鹂鹂、红嘴鸥，盘旋往复，迷乱了故乡的秋天。少年时代。我骑在一匹四蹄雪白的大红马上，蹄声嗒嗒，飞驰在浩瀚的原野上。忽而又踏上了黄沙古道，上岗下坡，颠颠簸簸，有几次险些从马背上跌落下来。不知是为了搔痒，还是蓄意要把我甩掉，大红马突然从一棵歪脖子柳树底下钻过去。亏得我眼疾手快，弯起双臂抱住了大树杈丫，才没有被刮落下去，马却已经逃逸得没有了踪影。“啊——”随着一声刺耳的惊

叫，我醒转了过来。

这时，似乎依然身在茅屋里。北风呜呜地嘶吼着，朔风寒潮席卷着大地。置身其间，有一种怒涛奔涌、舟浮海上的感觉。窗外银灰色的空间，飘舞着丝丝片片的雪花，院落里霎时便铺上了一层净洁无瑕的琼英玉屑。寒风吹打着路旁老树的枝条，发出唰啦、唰啦的声响。这种感觉十分真切，分明就在眼前，就在耳边，却又有些扑朔迷离，让人无从捉摸、玩索。

渐渐地，我明白了，也许这就是童年，或者说，是童年的风景，童年的某种感觉。它像一阵淡淡的轻风，掀开记忆的帘帷，吹起了沉积在岁月烟尘中的重重絮片。

旧时月色，如晤前生。窃幸“忘却的救主”还没有降临，纵使征程迢递，百转千折，最后，也还能找回到自家的门口。

于是，我的意绪的游丝，便缠绕在那座风雪中的茅屋上了。

茅屋是我的家，我在这里度过了完整的童年。茅屋，坐落在医巫闾山脚下的一个荒僻的村落里。说是村落，其实也不过是一条街，三四十户人家，像一字长蛇阵那样排列在一起，前面是一带连山般地长满了茂密丛林的大沙岗子。

入冬之后的头一场雪刚刚停下来，满视野里一片白茫茫的世界。太阳爷把那淡黄色的光芒随处喷射，顷刻间，这列新旧不一的茅草房、土平房便涂上了一层炫目的金色。家家户户的屋顶上，袅动着缕缕升腾的乳白色的炊烟。圈了一夜的大公鸡，从笼

子里放出，扑楞楞飞到土墙上，伸长着脖子，甩动着血红的冠子，一声高过一声地啼叫着。谁家的小毛驴也跟着凑热闹，像是应和着阵阵鸡鸣，重重地喷打了一个响鼻儿，然后，就咕——嘎、咕——嘎地叫唤起来没完。荒村的宁寂被打破了，一天的序幕也就此正式拉开。

对小孩子来说，新的游戏又从头开始了。

老三股

我家的祖居地，在直隶的大名府，处在现今的冀、鲁、豫三省交界地带。这里紧邻邯郸，属于民风剽悍、任侠尚义、尽多“感慨悲歌之士”的古赵地。

大约在光绪初年，我的曾祖父因为替父报仇，刺杀了当地豪绅的独生子，结果被捉拿到官府问斩；为了全身远害，三个初涉世事的子侄，便趁着一个风雪夜黑天，偷偷地离乡别井，闯了关东。

可是，全家老少对这段复仇贾祸的故实，却讳莫如深，对外总是说，那里的漳河泛滥，后来又有瘟疫流行，曾祖父全家遭难，只剩下子侄辈中在外佣工的兄弟三人，逃出家乡，结伴北行。

三兄弟一路上，风餐露宿，卖长工，打短工，有时还沿街乞讨，历尽艰辛，总算逃到了山海关外。其时，他们都还二十岁上下，觉得世路艰辛，孤单无靠，便想投奔一个“家族窝窝”，遇事好有个照应。于是，少不了叔叔、伯伯叫个不停，沿途问询哪里有王氏家族。后来听人说：广宁县东南方的大荒乡狐狸岗子，

有个小王家街。这样，他们便跌跌撞撞，扑到此间来落了户。

其实，所谓王家街，当时也只有八九户，而且，他们这个“王”与本源为晋地大槐树的“大名王”并非一个支脉。这里的王姓，据说是燕太子丹之后，原本为姬姓。西汉末年，王莽称帝建立新朝，著籍辽阳而在朝为官的太子丹的玄孙姬嘉，“上献符命”，为王莽所宠信，遂赐姓王氏，与皇帝同宗。这支王氏，本来世居辽阳，后来为躲避战乱迁到这里，大概也有五六代了。

我从小就听说，在生活习惯上，这两个“王”有个明显的差异：“大名王”计算年龄时，“男算进（虚岁），女算满（周岁）”，而包括“辽阳王”在内的东北地区，却无分男女，一律以虚龄计算。

小街坐落在辽河冲积平原的一片沙碛上，前面有一座长满茂密丛林的沙山，沙山前面与侧面，是个大水塘和成片的沼泽地，再就是浩荡无边的芦苇荡；村后，有一些零散的耕地，被一条条长满了各种树木的地隔子或小水沟分割开来。附近有一条沟通辽西与辽东的古驿道，路旁矗立着一通两米多高、跌断后又拼接起来的石碑，字迹已经漫漶不清。县志记载，上面镌刻着“唐王征东”的故实，俗称得胜碑。说明一千多年前，这里就已经有大唐的军旅穿行了，令人记起沈佺期的名句：“九月寒砧催木叶，十年征戍忆辽阳。”考古工作队还曾在驿道旁，发掘出北宋徽宗年间的铜币——“大观通宝”、“政和通宝”，推测可能是金人押送徽钦二帝曾经路过这里。目光若是再投送得远一些，便是青峦森列、翠嶂蜿蜒的医巫闾山，中间隔着茫茫无际的马草场和

大苇塘。

我的祖辈三兄弟落脚之后，便在原有住户的西侧，搭建了三幢连脊的用泥土和苇帐架起来的房屋，人称老三股。那时的人，寿命普遍比较短，能够活到五十几岁就算长寿了。我生也晚，因而所及见的，只有我的祖母和一位叔祖父，但他们不久也都相继辞世了。我的祖父留下了一子一女，叔祖父的后嗣是二子一女，伯祖父有两个儿子。以子息算，父辈分作了五家，并排居住在王家街的西边。后来，又从外地迁过来十几户，以孟姓、吕姓居多，他们的住宅一字排开，都坐落在屯落的西部。

在我幼年时节，有一道百看不厌的风景线，那就是推开茅屋后门就会扑入眼帘的绵亘于西北天际的一脉远山。尽管它的影像在我少年橙色的梦里，并不是很清晰、很确切的，一切禅因证果毕落于苍茫之中；但我总是觉得，这里满蕴着诗情，充盈着神秘。阴雨天，那一带连山漫漶在迷云淡雾之中，一点踪迹也不见了。晴开雨霁，碧空如洗，秀美的山峦便又清亮亮地现出了身影，绵绵邈邈，高高低低，轮廓变得异常分明，隐隐地能够看到山巅的古寺了，看到峰前那棵大松树了，好像下面还有人影在晃动哩。刹那间，一抹白云从层峦上面飘过，那山峰忽然幻化出玲珑的楼阁，细细看去，却是一座森严的寺庙。

祖母说，那就是远近闻名的青岩寺，里面有个观音老母，通天显圣。她说，这座观音，在普天之下是独一无二的，别的都是正襟危坐，唯独这座观音歪着脖子，所以，俗称歪脖老母。

“为什么她要歪脖儿呢？”我好奇地问。

祖母说，大概是二三百年前吧，这一带洪水泛滥，闾山脚下的村庄全都淹没在大水里，人们被迫爬到青岩寺下的山坡上避难。水势不断地上涨，这时候，远处一个白点随着大水漂了过来，渐渐地看清了，原来是个莲花宝座，上面端坐着观音老母的石像。人们注意到，就在说话间，洪水已经悄悄退下。这才想起，原来是南海大士来解救受难山民了。大伙就商量把观音石像请进山顶石洞中供奉起来。待到把石像抬至洞口，才发现石洞里面矮了几寸。有的提议不要莲花座了，马上遭到山民的反对，说：“我们在家还坐板凳、坐椅子呢，让观音老母整天站在地上，于心何忍？”可是，不这样，又怎么办呢？正在为难中，一个山民小声嘟囔一句：“老母若是把头歪一下，就妥了。”话还没有落音，就见石像脖子歪了过去。于是，山民立刻把她请上宝座，然后，大家就跪拜如仪。下面的人里三层外三层，排着队前来磕头、烧香，有的求子息，有的祈平安，有的请福，有的讨药，直到天黑才渐渐离去。

从远古虞舜时开始，医巫闾山就受封为幽州的镇山，成为中华大地上北方民族的发祥地与祖居地。在人们心目中，它是一处圣洁无比的神山圣域，充满了灵异感与神秘感。传说，当年秦始皇闻说医巫闾山景色绝佳，但远在塞外，游玩不便，于是，命令八方神祇用赶山鞭驱赶，让它前往三秦。可是，浑身被抽打得血迹斑斑，医巫闾山依然纹丝不动。为此，金代诗人赋诗铭赞：